

天微明。虽是初冬，风像刀刻。我跟在母亲身后，去县城。山路崎岖，母亲挑一担菜，一箩筐萝卜一箩筐白菜。扁担的绳子缠得很短，堆得像山一样的两筐菜，直接就顶到扁担上了。母亲个子小，像挑着两座山。累了，母亲歇息。她把扁担抽出来，扛在肩头，像一只麻雀衔一根长长的树枝，有些头重脚轻。母亲走在山路上，不时放下担子，掏出手绢擦汗。母亲的手绢一会儿就全湿透，擦汗前得先拧出一些水来。母亲嘴里叹出的气息，瞬时在空气里形成灰白的雾。

天真的是冷了，母亲说。

我并没感到冷，也不累，我爬惯了山路。山路向远处延伸。

集市闹哄哄的。母亲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把担子放下来，她蹲在箩筐旁。我离她一步远站着。地上有些潮，有些冷。别的庄稼人，把扁担搁地上，就坐上去。母亲不坐，她说，搁在肩上顶在头上的东西，不能坐。她一只手扶着扁担，让扁担立起来。伸向高空的扁担，让母亲的个子显得更小。

不断有人过来，问母亲萝卜白菜卖么价。母亲说：“不卖，只换。”“换什么东西？”“旧衣裳。”“多大的？”母亲这才抬起头，用嘴指一下我：“他穿的。”我脸热辣辣的，像有火把在烘烤。

我们兄弟6个，像穿萝卜片似的，一个挨一个，却都还未长大成人。正是能吃不能做的时候，靠父亲种地养活我们。父亲膝盖受过伤，下不了重力。母亲一个女人，能有多大本事？这让我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总也见不到现钱。过年，我们也不像邻居家孩子，会有一身新衣服穿。过年的时候，母亲只会给大郎做一套新衣服，大郎穿了二郎穿，二郎穿了三郎穿，到我这儿，那衣服就太旧太破，穿不上身了。但母亲从没让我委屈，每年入冬，她都会到城里去一趟，拿一些衣服回来，有外套，有棉衣。母亲去的时候，会挑一担菜，堆得像山。母亲说，她有个远房的表姐住在城里，他的儿子比我大一岁。他穿小了的衣服，正好给我穿。但母亲这个表姐，和比我大一岁的那个表哥，我从未见过。我几次提出，要到城里见表哥，母亲说，表哥在武汉读书，很忙，以后会让我见的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母亲的表姐和我的表哥，是没影儿的事。

母亲为何不告诉我衣服是换来的，怕我嫌是别人穿过的？这次为何带上我，可能是我不想读书的缘故吧。母亲没有说，有些事，她一句话都不说，让我们自个儿去想。

我一直将头低着。那些人走过去了，身后留下他们的叹息：“这么干净鲜嫩的萝卜白菜，可惜家里没有这么大孩子能穿的衣裳。”

不久，走来一个中年女人，她白净脸，头发高挽，穿着浅蓝色罩衣。她的穿戴和长相都很体面。她不看萝卜白菜，盯着我看。“这孩子长得挺疼人。”她说。我心里一热，然而，脸却再次发烫。她说：“你们跟我走吧，我家有他能穿的衣服。”

母亲挑着担子，跟着她走，她说：“不用挑担子，放这儿吧。我要不了这么多菜。把箩筐的绳子拴住架，没人动的。”母亲不放心，坚持挑着担子，跟她一起走。

我们跟着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走进一个巷道，接着走进她的家。那是一套很干净的房子，装修讲究。整个屋子，包裹在金黄色木头里，像宫殿。这是一个富有的人家。

屋子里并没有别人。她打开一个木柜的门，里面立着一只旅行包。她把那只旅行包递给母亲，说：“拿去吧，都是衣服。”母亲去摸旅行包，想打开看看。她说：“不用看，都是他能穿的。”

母亲拎起旅行包时，身子歪了一下。显然，旅行包是满的。母亲进来前，一直把担子挑到她家门口。母亲把菜往她家抱。她拦住了母亲，只从母亲怀里拿了一棵白菜，两三个萝卜。她说：“够了，吃不饱，烂了。”母亲说：“那多不好意思。”母亲又塞给她三五棵白菜、十个萝卜。母亲说：“萝卜好放，用沙裹起来，烂不了。”

我们要离去时，母亲到底忍不住，问了句：“你儿子的衣服？”

“是的，我儿子的。他都能穿。”那个体面的女人望着我。

我们往外走，她突然一步踏过来，堵在我面前说：“让我看看。”她说着，把一双手搭在我的肩上，就那么凝望着我：“太像了，太像了！这眼睛，这鼻梁，跟我儿子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。”体面女人冷漠的脸上掠过一阵喜悦，像冰面上掠过一缕春风。

母亲声音大起来，颤声问：“你儿子呢？”“走了。”“出去读书了？”母亲有些不安地问。体面女人没有立刻回答母亲的问题，她双手依然搭在

替身

□曾 剑

我的肩头，凝视着我。我不敢正视她，头歪向一边，眼角余光看见她朝向母亲。“他死了，今年夏天，就在金沙河水库。”

在县城或乡村，淹亡的事，每年都有发生。

我只觉得脊背一凉，似有一把刀在上面划过。我看见母亲像突然被什么击中了一样，定在那里。体面女人接着说：“怨我。放暑假后，他们学校填一张什么表，要相片，他照了一张，彩色的。所有同学都是彩色的，可他偏偏洗了一张黑白的，我不知道，一点也不知道，还是他的班主任告诉我。我叫他再去洗一张彩色的，他答应了我，我没再问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又洗了一张黑白的交上去了。我哪里知道，这都是预感。我真糊涂，就是没往那方面想。我的父母都在武汉，是武大的教授，我要知道这样，把他送到他们那儿去过暑假，就好了。我真是的，真是的。”

体面女人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，说：“就是这张。他叫小五，其实是我的独子。”屋里没有镜子，我看不清自己，我不知道我像不像墙上这个孩子，也不知道墙上这个小孩像不像我。我只是觉得，那是一个很英俊的少年。虽然是黑白照片，能看出一张灿烂的脸。

体面女人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尽量让她的声音趋于平静。“可怜他走的那个下午，我竟然还说要打死他。”她接着向我们讲述那几天发生的事。她说：“那天上午，他跟同学打架了，让同学家长告到家里。我训斥他几句。他顶嘴。我气得大骂‘我打死你’。你们知道的，我不是一个粗俗的女人，这只是我们这一带的口头禅，哪个当母亲的，舍得把自己的孩子打死。再说，那也是犯法的事。可他竟然往心里去了。这事过了好几天，我都忘记了。一天午饭后，他出去找同学玩，本来都走出去了，突然又推门，把脑袋伸进来，冲我说，‘妈，你不说要打死我吗？你打死我吧，你今天打死我吧。’我没理他，只当孩子记仇，没成想，他是出去玩水去了。5个同学，两个会水，两个不会。不会游的没敢下水，会游的没事。他会一点，下了水，就沉下去了，再上来时，身子都冰凉了。”

她终于没能控制住自己，眼泪从她那长睫毛上滚落。她把旅行包的拉链拉开，让我们粗略扫一眼，都是很鲜亮的衣服。

我恍然大悟，这个体面的女人，为什么像山野里的花，艳丽，却有被秋风扫过的痕迹。

母亲很难堪地站在那里。母亲说：“大妹子，我们得走了。”说着，我们继续前行。那个女人说，让我再看一眼。说着，她拉起我的手，“像，真的很像。就跟他这么大。”她问母亲，“为什么不给他买新衣服呢？”母亲说，“这一担萝卜白菜卖了，再去买新衣服，只能买一件。要是换旧的，能换五六件呢。”她苦笑一下：“也就是说，挺困难的？”“孩子多。”“几个？”“6个。”“都是男孩？”“嗯，都是儿伢。”

我内心有一丝不安，觉得兄弟多是一件丑事。她突然笑了，这让我更觉得我和母亲在她面前有些丢人。母亲在这个体面的女人面前，一直微微低着头，一副卑微的姿态。她的不幸，让母亲忍不住，将下巴壳微微地抬了一下。

“让他给我当儿子吧。”体面女人说。母亲惊诧地抬起头来，说：“我养得起。”母亲又说：“我的儿子再多，也是我亲生的，我不往外送。”母亲转身朝她一笑，但语气很坚定，暗含一种不满。体面女人冲母亲歉意一笑：“我是说干儿子。”

我们红安县有个风俗，金贵一点的孩子，喜欢认干爹干妈。这干爹干妈，得是有身份的人，家庭条件要好，过年过节要给得起红包。干爹干妈喜欢这孩子，是孩子的护身符，命里给孩子送福，挡灾乱。看她这身打扮，这房子，这家里的摆设，应该是不错的人家。但母亲没有正面回答，说：“你喜欢他，我有空就带他过来，让你看看。”她望着我，一种疼爱的目光。她说：“他最爱穿运动服，你能把这件运动服穿上，让我看看吗？”我点头“嗯”一声，弯腰去拉旅行包的拉链，母亲制止了我。母亲说：“大妹子，我们还有事。下次吧，下次我让他穿上运动服，专门让你看。”她低下头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她黑眼圈的

时，在额尔齐斯河平缓的流淌声中，楚尔响起了她振颤的和声。这是图瓦人独有的乐器，用“芒达勒西”草的茎秆制成。楚尔只有3个孔，但能吹出5个声、6个音。她的声音深沉舒缓、悠扬婉转，全靠舌尖控制着气息。在额尔德西老人的嘴里，楚尔更是美妙而又神奇地可以同时吹奏出两个声部。

那个黄昏，额尔德西又在额尔齐斯河畔吹起了“美丽的喀纳斯姑娘……”

远远的，那悠扬的乐符，穿过河畔的西伯利亚落叶松林，在额尔德西的木屋后面萦绕着久久不舍得散去。

一阵缓慢但异常沉重的咳嗽声，突然打断了那美丽的乐曲。额尔德西脸上的幸福被肺部剧烈的疼痛所替代，他只能放下楚尔，紧紧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胸膛和嘴……

额尔德西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我告诉老人，这个电话我已经等了他两年。

10天以后，仍旧在一个日落额尔齐斯河的时分，我和5个图瓦少年围坐在额尔德西的周围，眺望着远方的群山，听额尔齐斯河倾述着她的衷肠。而额尔德西的楚尔正轻柔地哼唱，弥漫四周的音符滋润着我们。65岁的额尔德西，已经是一名ⅢB期肺癌病人，不能再完整地吹奏哪怕一首乐曲。他只能断断续续地给我和孩子们讲解吹奏楚尔的技巧。

半年后，额尔德西只能卧床了。在他那间独自住了20年的小木屋里，听我们用粗劣的技巧吹起楚尔。每每这时，他总

的，那样一个少年，我从未觉得他死去了，但母亲的话，让我头发根疼起来。我拽着母亲的衣角，让母亲早点离开。

自此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母亲就会用包袱包裹着几个馍、一个苹果，带着我，到亮娃的坟头，烧一刀土纸，供上供品，说几句话。

父亲对母亲为这个新坟所做的事，很不满意，几次问母亲他是谁。母亲说：“你别管。”我想跟父亲解释什么，母亲用目光制止了我。母亲偷偷地对我说：“有些事是不能说的，说了，就不灵验。”我不知道，母亲说的不灵验，是不是让他不要找我当替身。

春节过后，我回到学校，融入一群野孩子之中，几乎忘记了那个亮崽。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正在树荫下看一本小人书。母亲抢过我的书，把它扔在凳子上，拽着我的胳膊就走。母亲走得很快，我的胳膊被她拽得生疼。我被母亲带到亮崽的坟地。

母亲来不及像以前那样，弯腰低头行礼。她站在亮崽坟前，对着坟堆说：“那边车祸，撞着一个孩子。我知道，不是你找替身，你是在水里淹着的。他是在旱路，是车祸，他不是你抓的替身。那孩子真可怜啊！不过，现在有现成的替身，你快去，你快去吧，跟着我走，这就带你去。”

母亲说着，伸手一抓，像是在空气里抓住了他的手。母亲的这个动作，让我头皮发紧。母亲接着伸手抓着我。她就这样，一手抓着我，一手抓着空气，两手后背背着，身子前倾，沿着林中小路，一路狂奔。这片林子以前是没有路的，母亲和我来的次数多了，就有了路。

母亲一路走得很快，她怕那个被撞孩子的尸首被运走了，更怕他的魂被带走了。母亲一路跑着，我也跟着跑，我几乎跟不上母亲。有几次，我的手从母亲的手里滑落，我落在母亲身后。我看见母亲身旁有一团黑色的东西跟着，有时像是母亲的影子，有时，轮廓又像是一个小男孩。我怀疑他就是亮娃的灵魂。

我们跑过后山洼，跑过几条水稻田，翻过一座山，来到一条土路上。我老远就看见路和路旁的地里围着很多人。我还看见，有穿着公安局衣服的人，在那些人旁边指指点点。

母亲“拽着”亮娃，像冲刺的运动员一样，闯过公安局人伸长的长臂，冲进人群，撞向那拉起的横线。等我跑过去时，母亲已晕倒在地。有人蹲下去，掐她的人中穴，说：“她这么奔跑跑来，可能怕撞的是她的儿子。”

我吓得哭了。母亲慢慢地醒过来。我这才看清，离母亲几步远，躺着一个小男孩。他脸苍白如纸，像是静静地睡着了。我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白的男孩。我很快从众人的议论声里，知道这里的确发生了一场车祸，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，被一个摩托车撞了。摩托车跑了，他死了。

母亲说着话。她嘴里像含着糖，口齿不清，话语含糊，像是鬼话。他们听不懂，但我听得懂。我听见母亲说：“亮崽，这个孩子走了，刚走的，还没超过一个时辰，你快带他到那边报到吧。我知道，他不是你害的，他不是你找的替身，你是

在水里没的，他这是在公路上哩。但是，既然他没死，有现成的替身，你就带他去吧。快去，还没超过一个时辰。你快去，带着替身，早去早投生……”

我眼前出现亮崽，拽着这个苍白的小男孩，奔赴阎罗殿的情形。我看见阴森森的阎罗殿的大门慢慢地裂开一条口子，我感到我的脊背也正在裂开，阴森森的冷气往里直涌。

穿制服的人拽着母亲的手，提着我的胳膊。他们把我 and 母亲拉出人群外。一辆拖拉机开过来，拉走了小男孩。

一个多月过去了，天渐渐有了春的暖意。我们竹林湾结婚六年没孩子的银山媳妇，说是怀上了。母亲悄悄对我说：“莫不是亮崽投生了？一定是他，终于投生了，重新做人了。”



是看着窗外，那里有一个他深深爱着的姑娘，已经在那儿沉睡了20年。

那样的日子只延续了3个月，我和那5个少年一起将额尔德西以及他的楚尔埋葬在那个姑娘的身旁。我听说，额尔德西和那个叫做艾琳娜的图瓦女孩，相识相爱于额尔齐斯河畔。那个黄昏，曾经是他们相爱相伴多年的见证。两人在一起的每一天，额尔德西都要在额尔齐斯河畔吹起楚尔，他的艾琳娜就坐在夕阳最后的霞光下面，沐浴着爱而那些美妙的旋律。“美丽的喀纳斯姑娘”就是额尔德西为她写的曲子。

我终于决定离开阿尔泰，离开额尔齐斯河畔。我最终也没有真正学会楚尔的吹奏。我只不过是一个采风的流浪乐手。两年前，在额尔齐斯河畔听到了额尔德西老人天籁一般的旋律，我想留下跟随这最后一位会吹楚尔的图瓦老人学习。我整整等了两年，一直等到他即将离世的时候才给我打了电话。

“我觉得现在的时间可以了。”额尔德西在电话接通后，讲了第一句话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你同意传授我了。”我不知道我为何如此平静，其实我在美丽的额尔齐斯河畔整整等了他两年。

“我想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曾经答应过艾琳娜，我的楚尔今生只给她吹响，我做到了。”老人有点激动，又引起了一阵

母亲再也没有去那个坟头，母亲说，亮崽已经不在那里了。

那年的春天，石桥河一带特别旱，竹林湾人家青黄不接。我们一家人，一日三餐吃大米粥、咸菜，吃得浑身酸软无力。一个星期天，母亲带我去县城。她从床下的坛子里，拿出一坛鸡蛋，有十来个。日子这么紧，母亲竟然攒下了这么多鸡蛋。

我跟在母亲身后，往城里走。母亲说：“上她家去看看吧。早就想带你去，可是怕去得多了，与亮崽熟了，他会找你当替身。现在好了，亮崽找到了替身。”

路旁林子里，鸟声如洗。还有溪水的流淌声，那么清脆地响着。我没回应母亲的话。母亲接着说：“那个阿姨那么喜欢你，她家条件又好，你就去当她的儿子吧。”我摇头，但似乎不是害怕，是不好意思。母亲说：“小亮投生了，这回，你就放心去当她的儿子吧。”

我说：“不去。”母亲说：“咱可不是图她家有钱，她喜欢你，她太可怜了。她的儿子没了，她要一个替身，替代她的儿子，要不，她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。”母亲停下来，看着我。她擦了一下眼角，她好像流泪了。

我朝着母亲点头。我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不想让母亲伤心。

县城快到了。在城门口，母亲把拎鸡蛋的竹篮轻轻搁在地上，直起腰，将我全身打量一遍，整理了一下我的衣领，拍了拍我的衣襟。母亲敲开了她家的门。体面女人比以前略胖了些，但穿戴还是那么体面。她望着母亲，愣了一下，母亲说：“前年初冬，卖白菜的。”体面的女人像是努力地回忆了一下，但目光依然有些迷茫，直到她将目光从母亲的头上，吧嗒一下，落在我的脸上。她的眼睛一亮，连忙将门彻底打开，将我们让进屋。

“亮崽找到替身了。”母亲欣喜地告诉体面女人。体面女人却很茫然，似乎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。母亲解释说：“就是你那走了的儿子，他找到替身了，投胎了。”她这才冲我们笑了一下。那笑没有内容，似乎与她的儿子没有关系，只是出于礼貌。母亲就把眼神转向我——那鼓励的眼神，好像是让我喊一声干妈，但我没有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站在那里，红着脸不敢看人家。母亲呢，我看见她猛吸一口气，像是鼓起很大的勇气，说：“大妹子，这是我儿子四郎，你上次说你儿子没死……”就在这时，卧室里传来婴儿的啼哭。体面女人就走进卧室，将那个婴儿抱出来，给他冲奶粉。母亲惊讶地问她：“你的伢？”她说：“是的，大儿子走了，在金沙河水库走的。我们又要了一胎。”

我踮起脚，同母亲一起，朝着那个孩子看了一眼。孩子太小，看不出是男娃女娃。母亲脸上，陡然像有什么东西跌落，神情空旷而无望。但这只是瞬间的事，我看到母亲回头的那一刻，笑了，那笑容一直延续到耳边，是那种舒心的笑。母亲说：“你真行，你有40岁了吧。”体面女人笑道：“43。”母亲说：“43了，还生了这么疼人的儿子，你真行。真是好人有好报。”

母亲把鸡蛋往她家桌子上捡，她递给母亲10块钱，母亲推辞说：“我们不是卖鸡蛋。这鸡蛋，是我们家散养的鸡下的，城里没有。你刚生了伢，正好用得上。”

母亲不要钱，体面女人就坚决不要我们的鸡蛋。我们走出门去，同体面女人说了声再见，就轻轻地将门关了。

母亲并没有直接朝向回家的路。她走进一个商店，买了两笼手工油面。她朝店主要了红纸，将手工油面封了腰。那两笼面条，一头宽，一头窄，静静地躺在篮子里，洁白的面条，就像两个穿着红色短裙的白衣女孩，可爱得很。母亲又向店主要了红印泥，将那鸡蛋染了。鸡蛋红朴朴的很是可爱。母亲说：“知道人家生了伢，总得去贺个喜。”

猛烈的深咳。

“这两年我走遍了图瓦人的村子，几乎没有人会吹了，更别说吹得像您这样好的。”我在为这么好听的乐器而惋惜，楚尔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孤品了。

“哦，哦。”老人想起了什么，在电话那头应答了两声又沉默了。

“你帮我选5个图瓦少年吧，你会吹奏乐器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学习楚尔。”老人平静地告诉我越快越好。

在挂断电话前，老人对我说，楚尔不仅是他和艾琳娜的，也是图瓦人的。

我那时并不知道，我无意中促成老人收下了5位图瓦少年教授这民族最后的传承。

我背着行囊沿着额尔齐斯河离开的时候，听到了5位少年为我吹奏的曲子，那曲子一直弥漫在那漫山遍野的落叶松林中，在那山林溪涧，仿佛看到额尔德西与艾琳娜又幸福地徜徉在永恒的岁月里。

多年后，我在一本文献中读到，楚尔是汉朝时期在西域流行的“胡笳十八拍”乐器中的一种，在目前仅存的2000个图瓦人中，尚有少数人会吹奏。

我再也没有回到过额尔齐斯河畔，但我知道，远山落红时，那空灵悠远的美丽旋律一定会在图瓦村落中响起，她也会随着额尔齐斯河的波涛，一路向北，流向北冰洋。

额尔齐斯河畔

□刘斌立

额尔齐斯，一条流向北冰洋的河。源自阿尔泰山的融雪，冰冷着额尔齐斯河。她一路向北，湍急的地方可以击碎岩石，而舒缓的地方柔美得像图瓦人里最美的姑娘。

额尔德西静静地坐在河畔，对于一个生于额尔齐斯河畔的图瓦人来说，那不过是又一个残血落红的黄昏。一群游客惊呼着日落的美景跑过他的身旁，带起的风惊动了额尔德西老人的衣衫。老人的嘴角微微有些上翘，那是黄昏最后一刻的阳光披到了他的身上。20年了，他知道每天最后一刻的霞光收拢在河畔的位置，他从没有错过过。

额尔德西深深地吸了一口带有河水潮气的空气，无比幸福地托起了一直依靠在他身边的草笛，那根叫作“楚尔”的乐器，是额尔德西一生的珍爱。于是在落霞过后，在天色渐暗